

莱蒙托夫
抒情诗集

1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LAIMENGTUOFU
SHUQINGSHI JI

余 振 译



1

莱蒙托夫抒情诗集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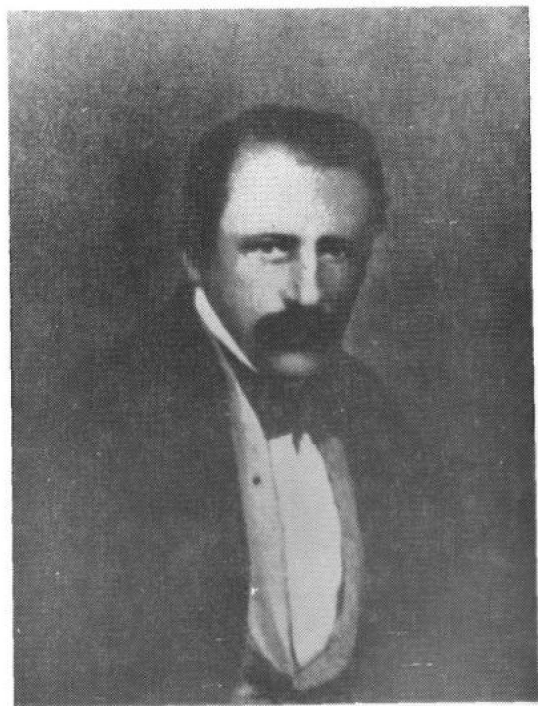


米·尤·莱蒙托夫

58252/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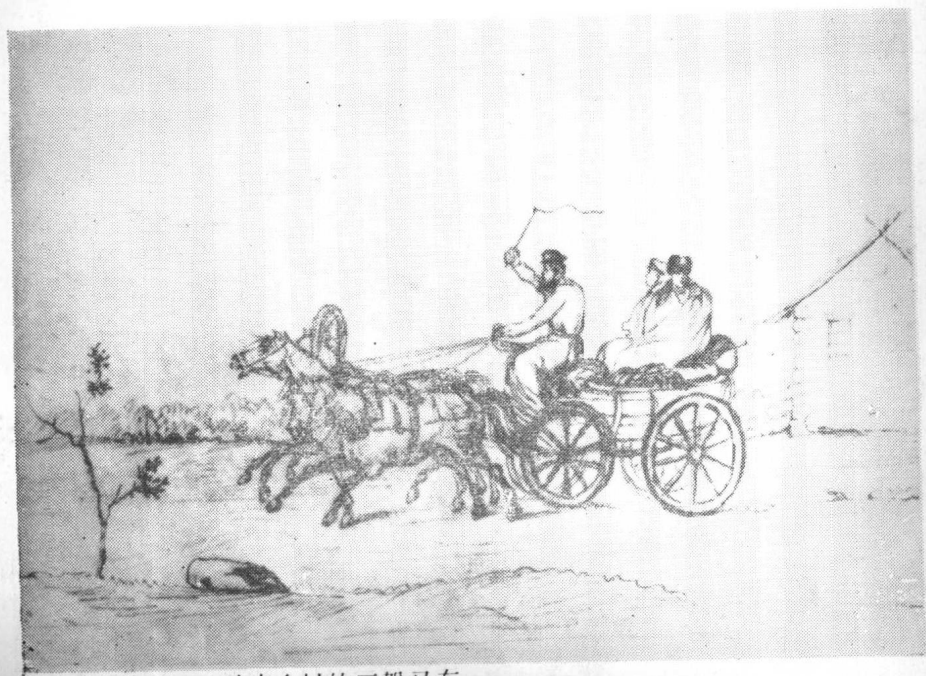


亚·伊·奥陀耶夫斯基，十二月党人，诗人，是莱蒙托夫的挚友。莱蒙托夫《纪念亚·伊·奥（陀耶夫斯基）》一诗就是为悼念这位好友而作的。



阿·巴·沙恩-基列伊，莱蒙托夫的堂表弟。诗人死后，沙恩-基列伊受委托处理他的手稿等遗物，并著有莱蒙托夫回忆录。

莱蒙托夫为瓦·
亚·洛普辛娜所作
的画像。诗人曾与
她相爱,《命运偶然
把我俩凑在一起》
等诗篇就是献给她的。



莱蒙托夫的画: 驶出乡村的三驾马车。

前 言

本书每篇诗后都附有“题解”，最后还附录了一篇相当详细的“莱蒙托夫生活与创作年表”，所以有一些问题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了。这里只简单地谈四个问题。第一，先把本书的内容作个简略交代。第二，莱蒙托夫的早期作品，一般认为思想性艺术性都不怎么成熟，都重视不够。这里作一点简略的介绍。第三，莱蒙托夫后期的作品与早期的有什么不同，对于这个问题看法还不大一致，这里也就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作一点简单的说明。最后，第四，虽然每篇诗的“题解”中都交代过原诗的格律和译文的格律，但是还需要把我翻译莱蒙托夫诗的整体作法，向读者交代一下。

（一）内容简介

本书是莱蒙托夫全部抒情诗的翻译。先是根据苏联科学院1958年《莱蒙托夫文集》四卷集，把第一卷中的抒情诗全部译过来（其中有137篇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《莱蒙

托夫诗选》中发表过，大多数这次又作了一些修改）。后来根据苏联文学出版社1975年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的《莱蒙托夫文集》四卷集第一卷，补充了1958年本中未收的几篇，特别是1962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发现的三篇。最后又从莱蒙托夫的长诗、戏剧、小说中选出可以独立成篇的抒情诗作——献辞及歌等二十六篇。总共455篇。这比搜集齐备的1975年本的第一卷，还多二十六篇。

莱蒙托夫抒情诗的编排，一向有两种方法。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标准版本都采用编年体，按年代先后编排；文学出版社的一般读物性的版本，有的也跟科学院标准本编排法一样，有的把后期的作品排在前边，早期的作品排在后边，有点象分类体。1958年的科学院本就是按年代先后编排的，1975年安德罗尼科夫本就把后期的移在前边。本书仍按年代先后编排，不过吸取了安德罗尼科夫本的新的研究成果。第一，过去有几十篇写于1830—1831年间的诗篇，无法确定到底写于哪一年，所以就特别辟了“1830—1831”这么一栏。安德罗尼科夫本，经过考订把这些诗分别归入1830和1831年中，我们也照样分别归入1830和1831两年中。第二，过去的本子写作年代不详的有十八篇之多，经过安德罗尼科夫考订，大都归入了各个年代，“年代不详”的只剩下很少几篇。我们这个本子也吸收了安德罗尼科夫研究的新成果。第三，安德罗尼科夫本把各个年代写的讽刺小诗、法文诗，都编在整个编年诗之后。本书也采取他的办法，把“年代不详”的诗、讽刺诗和法文诗跟存疑的诗、即兴小诗（类似乎我国的打油诗），一起编排

在编年诗之后。总之，本书的编排法，基本上编年，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，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分类法。

（二）莱蒙托夫早期的诗篇

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十二月党人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了。虽然革命之火仍在地下继续燃烧，但人们看到的只是绞刑架与流刑。少年的莱蒙托夫沉思着俄罗斯的命运：——当他看到一片黑暗时，他愤怒；当他听到远处的法国和波兰革命运动时，他欢呼；当他看到国内因霍乱病流行而暴动时，他怀疑；当他看到卡肯道尔夫越来越凶的反动时，他否定。他的沉思，也象革命之火在地下慢慢燃烧一样，“自从我童年时在我的心里 / 就藏着一团非人间的火焰。”（《断片》）“我心中感到至高的热情在燃烧，/ 但是我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语言。”（《1831年6月11日》）

莱蒙托夫短短的一生中写过二十七篇长诗、七个剧本、一部长篇小说《当代英雄》、六部中篇小说（有的未完）及若干散文，此外，还写下四百多篇抒情诗。一般的研究者把他的创作活动分为两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，从1828到1836年，一般叫做早期；第二个时期，从1837到1841年，可以叫做后期，即成熟时期。他早期的抒情诗计三百五十余篇，而1829—1832四年间写的就将近三百篇，约占他全部抒情诗的四分之三。文学史上着重介绍的，一般人传诵的，大都是他后期的作品。他早期的作品多少年来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。莱蒙托夫的表兄弟阿·巴·沙恩

-基列伊(1818—1883)回忆录中说,莱蒙托夫早期的诗作,自己认为不够发表水平,本来不打算发表。不幸的是这部分作品偏偏完整地保存下来。我们的看法与他正好相反。我们说:幸而完整地保存下来,使我们可以读到三百多篇俄罗斯文学中稀有的珍宝。是的,这三百多篇中他只发表过个别的一两篇,不过他去世太早,如果长寿的话,是不是就永远不发表,谁也不敢确定。是的,他在后来的创作中,有时把过去写过的加以重写,如1832年的《希望》(“快快给我打开这所监房”),到1837年又改写为《囚徒》。有时把过去写的诗篇中的某些诗行,引用到后来的诗作中,如1836年的《题纪念册》(“正如同一座孤寂的坟墓”),正是1830年《题纪念册》(“不!我的心灵阴郁的幻想”)的重写,其中引用了1830年的有好几行。这些整整齐齐一本一本抄下来的诗稿,即使不打算发表,也是积累下来的很宝贵的资料。莱蒙托夫在《当代英雄》的《毕巧林日记·序言》中说:“一个人的心灵(灵魂)的历史,即使是最渺小的心灵(灵魂)的历史,读起来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恐怕更为有趣、更有教益,特别是这种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自我观察的结果,而且写作时也没有博取读者同情和惊奇的愿望。卢梭《忏悔录》就有缺点,即是把它读给自己的朋友们听。”无论如何,这些不准备发表的作品可以说真实地留下了诗人的原始的思想感情,甚至于可以说比起后期为发表而写下的诗篇,还更为可贵。

莱蒙托夫早期诗篇与本人的传记联系太密切,就艺术的概括性来说,这可以说是它的缺点,但就艺术的真实性

来说，也可以说是它的优点。除了少数几篇寄宿中学时的习作之外，这些诗都是他的真实体验和真实思想的记录。有许多简直就是他的日记，即所谓日记体诗（或诗体日记），如：《1830年。5月。16日》、《1830年。7月15日》、《7月10日（1830年）》、《7月11日》、《7月30日。——（巴黎）1830年》、《1831年1月》、《1831年6月11日》、《9月28日》等诗，就是以写作日期为题目的。他看不惯“暑热的阳光下这个野蛮地方”……“在那里人们的生活一开始就很痛苦，/在那里人们呻吟在奴役和锁链之下。”——他写到这里，索性丢开了伊索的语言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朋友！这地方……就是我的祖国！”（《土耳其人的哀怨》）他一边为祖国的命运“沉思”，一边继承了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等和普希金的革命传统，写出了好多篇“讲演式”的革命诗篇。他为高加索山民反抗沙皇统治的起义、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、为波兰人民的起义而写出革命诗篇；他路经古代俄罗斯的自由城市——十二月党人一直把它当作自由的象征的诺夫哥罗德时，抑制不住仰慕的心情，写下了歌唱诺夫哥罗德的诗；他向往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“西方”，“我要向着西方、向着西方呀，随风飞扬。”（《希望》1831年）抛开不容自己生活下去的祖国，参加意大利烧炭党的革命运动，最后把生命献给希腊解放战争的拜伦，成了他最景仰的人物，“我一心想望的是能够赶上拜伦；/我们有同样的苦难，同样的心灵；/啊，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！”〔《致***》（“你不要以为，我该当为

人们可怜)。〕两年后，他又提高了自己的认识：“不，我不是拜伦……”虽然“同他一样，是人世的逐客，/但长着一颗俄罗斯的心。”（《不，我不是拜伦，是另一个》）他把拿破仑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，看成是拜伦式的英雄，但是想到他是1812年侵略俄罗斯的敌人时，又把他看做是“不曾满月的勇士”。（《两个巨人》）这样，关于拿破仑的组诗就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把他当作法国革命的英雄，另一部分把他当作俄罗斯的敌人。莱蒙托夫早期还翻译过（说得正确一点应当叫做“改写”）席勒、拜伦等人的诗，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块垒。他的传记性的诗篇中，有悼念他不幸早逝的母亲和父亲的诗，还有关于他曾经爱过，后来却都没有成功的伊万诺娃、苏什科娃、洛普辛娜等三个女友的诗，这一类所谓爱情诗在他早期作品中占相当大的比重。纳达理雅·费多洛夫娜·伊万诺娃（1813—1875），是一个美貌娴静的少女，青年莱蒙托夫在1830—1832年间曾热恋过她。大约由于女方母亲的阻挠而最后破裂。莱蒙托夫为她写过将近四十篇感情真挚的诗，一般称为“伊万诺娃组诗”。组诗中有几篇莱蒙托夫式的特殊的爱情诗——爱情的失败与政治斗争融为一体。如：

“不，不是的，我并不祈求你的爱，
不是的，我也不要恼人的热情，
为了扑灭我胸中的熊熊烈火，
我只要鲜血，我只要看看死神。

让我做一个战士而倒在沙场。
我死后决不会为人世所悼念，
我的热情的风暴和我的生活
不再成为任何人痛苦的根源。

(《绝句》(“我再不能在祖国活受熬煎了”))

莱蒙托夫的戏剧《奇怪的人》中的人物弗拉基米尔·阿尔别宁就是诗人自己，他的恋人札戈尔斯金娜就是伊万诺娃，札戈尔斯金娜的名和父名也叫纳达理雅·费多洛芙娜，这是比较明显的暗示。

第二个女友是叶卡捷琳娜·亚历山德洛夫娜·苏什科娃(1812—1868)，莱蒙托夫同她也是在1830年春天认识的。她美丽、聪明，相当幽默，诗人同伊万诺娃决裂后同她有了一段相恋的历史。不过，苏什科娃比诗人大两岁，她常把他当小孩子来捉弄，这使诗人很伤脑筋。1835年莱蒙托夫士官学校毕业后两人断绝了关系。苏什科娃后来写了抬高自己、贬低诗人、歪曲事实的回忆札记，这说明她的人品是不值得赞许的。诗人对苏什科娃也写过十几篇称为“苏什科娃组诗”的爱情诗，如：《致苏〈什科娃〉》、《谢谢你》、《乞丐》等。莱蒙托夫在《当代英雄》中用毕巧林的嘴说：“说句老实话，我的确不爱个性很强的女人：女人要个性干什么！对啦，我想起来了。有一次，只有这么一次，我爱过一个我始终征服不了的个性极强的女人……我们象仇人一般散伙了。”这个个性很强的女人就是苏什科娃。

莱蒙托夫的第三个女友叫瓦尔娃拉·亚历山德洛芙娜·洛普辛娜（1815—1851）。诗人的表弟阿·巴·沙恩一基列伊回忆中说：“他（指莱蒙托夫——译者）热烈地爱着……年轻的、象白日一样可爱、聪明，真正摄人灵魂的瓦·亚·洛普辛娜；她是一个热情的、温柔的、充满诗意的、最惹他喜爱的人……莱蒙托夫对她的感情是无限的，又是真挚坚定的，可以说爱她一直爱到一生的最后一日……”后来，1835年，因为一时的误会，她跟一个比她大得几乎可以做她父亲的人结了婚。莱蒙托夫写给她的诗有《致JI》（“在别人脚前我也忘不了”）、《致***》（“命运偶然把我俩凑在一起”）、《抛开那不必要的忧虑》、《祈祷》（“圣母啊，现在我站在你圣像前”）、《我们分离了，但你的肖像》、《瓦列里克》等多篇。最后一篇《瓦列里克》就是诗人在辞世前一年写的：

我怎么也不能把您忘记！
第一，因为我实在多时了、
多时了在真心热爱着您，
后来为幸福的日子付出
那么许多的痛苦与惊恐；
后来我在无用的悔恨中
拖着长链般沉痛的岁月；
而用无情的沉思毁灭掉
人生最后的惨淡的花朵。

《当代英雄》中那个面颊上有一颗黑痣的年轻女人（维

拉)的原型就是洛普辛娜,虽然后者的黑痣不在面颊上,而在眉毛下。

在莱蒙托夫早期诗作中,集中了这一时期各种主题思想的长达三十二节、二百五十六行的大型抒情诗《1831年6月11日》,是诗人这一时期、甚至整个一生最重要的诗篇之一。这篇诗是仿照拜伦《寄奥古斯塔书》(《Epistle to Augusta》——拜伦写给他异母姐姐奥古斯塔·李夫人的诗)而写的,拜伦用的是意大利八行诗,韵式是abababcc,莱蒙托夫也是用的意大利八行诗,不过是变型,韵式改为ababccdd。莱蒙托夫这篇诗的情调也与拜伦的相似,不过涉及的东西比拜伦的还要广而深。整个调子有时十分高昂,有时又忽而变得非常低沉。抒情主人公有时在放声痛哭,有时又充满了希望;他的思想忽而在天空中驰骋,忽而在荒漠的野岸上徘徊;有时望见了荒山绝岭的高峰,有时又望见行云在草原上疾飞;有时自认为是一个伟大人物,有时又可怜得象一个他乡游子。有的主题在早期的诗篇中一再歌唱,有的主题一直歌唱到他一生的最后一日。它的中心思想是:

人生是这般苦闷,假如没有斗争。

.....

我需要行动,我希望把每个日子
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,.....

.....

.....我觉得人生本是
短暂的,我时时害怕,怕我来不及

完成一件什么工作！——在我的心里
生的渴望比命定的痛苦更强烈，
尽管对别人的生活我一向轻蔑。

（《1831年6月11日》）

这真是一篇“心灵（灵魂，душа）的历史”——一开头就从它的童年时讲起：“我的心灵，我记得，自从我童年时/就曾经寻求过奇异的东西。”……“一个灵魂直到老死，/不过是比自己的摇篮多活几时。”“灵魂的创造也是这样的。”……“我将怎样结束这一生，我的心灵/将注定在何处漂泊，在什么地方/我将遇到可爱的事物、可爱的人？”……“高傲的心灵在这生活的重压下/决不会冷却，也不会疲倦和消沉；/命运决不会这样快地扼杀了它，/而只能激发起它那反抗的激情。”……“有这样的灵魂，你还是恶棍？”……“当年少青春/人生也不会使心灵感觉到欢喜。”……“有这样的時候——智力渐渐地迟钝；/当希望的目标也显得模糊不清，/心灵感到渺茫；头脑也昏昏沉沉；/欢乐与痛苦之间变得暧昧不明；/心灵自己把自己紧紧地束缚住，/生确实是可憎，但是死亡亦可怖，/要在自己身上寻求痛苦的根源，/无论什么事也不要埋怨上天。”最后讲到了死：“……我的死将会是可怕的。”

这正好就是一部“心灵（灵魂）的历史”。自从童年时怎么怎么，后来又怎么注定在何处漂泊，什么地方遇到可爱的事物、可爱的人，高傲的心灵不会疲倦，不会消沉，命运扼杀不了它，而只能激起它的反抗。写“历史”时，

心灵虽然还活着，但它早已料到它的“死将会是可怕的”。它自己问自己：“有这样的灵魂，你是神还是恶棍？”这跟一年后另一篇诗中提到的问题一样：“我——或是神——或是不值一文！”（《不，我不是拜伦，是另一个》1832年）这个“灵魂”，不是“最渺小的心灵”，而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仅次于普希金的第二个伟大诗人的伟大心灵，他的灵魂的历史，就是整个俄罗斯人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。别林斯基也说过：“一个诗人越是崇高，也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，他的才能的发展、倾向、甚至特点，也就越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。”（《别林斯基选集》中译本，卷二，476页）只要俄罗斯人还讲俄语，莱蒙托夫的诗是永远被人喜爱的。列宁在病笃弥留之际，口中还含糊不清地念诵着《梦》里的诗句：“……在达格斯坦山谷中……”〔见德米特里·乌里扬诺夫（列宁的弟弟）《回忆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》，1964年版，第43页〕可见其诗被人喜爱的程度。

（三）莱蒙托夫后期诗篇的特点

1837年1月，莱蒙托夫因为普希金之死写了《诗人之死》后，一下子被公认为普希金的真正继承人。从此开始了他创作的后期——成熟时期。他这一时期写的诗作并不多，只有八十来篇，但都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杰作。这里根据他最有代表性的两篇——《沉思》（1838）和《不要相信自己》（1839），简略分析一下他这一时期抒情诗的特点。